

民間文学資料

第二十五集

(苗族酒藥歌、造紙歌等合集)



中国作家协会貴阳分会籌委会
貴州省民族語文指導委员会 苗族文学史編写組編
貴州大学

中国作家协会貴阳分会籌委会印

民間文學資料

第二十五期

中國民間文學會 中國民間文學學會



中國民間文學學會編輯部

地址：重慶市中區打銅街（即重慶市中區打銅街）

電話：二一五

郵政掛號：渝字第一〇一號

目 录

酒药歌 (一)	(1)
酒药歌 (二)	(24)
酒药歌 (三)	(32)
酒药歌 (四)	(39)
酒药歌 (五)	(45)
酒曲歌 (一)	(55)
酒曲歌 (二)	(65)
造酒歌 (一)	(73)
造酒歌 (二)	(80)
造酒歌 (三)	(86)
酿酒歌	(89)
酒歌 (一)	(93)
酒歌 (二)	(94)
瓷器歌 (一)	(97)
瓷器歌 (二)	(107)
榜香你交	(119)
造纸歌 (一)	(123)
造纸歌 (二)	(139)
找书找纸歌	(142)
造船歌	(144)
桌凳歌	(158)
染布缝衣歌	(172)
鱼的来源	(176)
捕鱼歌	(184)
找鱼之歌	(186)

酒 药 歌 (一)

咱来看酒气，
酒气在哪里？
我唱我不知道。

酒气在天上，
为啥不知道？

誰培养酒气？
产生美酒味，
才到天上去，
我唱我还不知道。

那是十六个公公，
十五位老人心精明，
别人都吃饭，
他吃酒当饭，
他培养酒气，
生产美酒味。

哪家办喜事？
开亲宴宾朋，
我唱我不知道。

阿央办喜事，
开亲宴宾朋。

你为什么不知道。

央家办喜事，
摆了几席？
吃了多少饭？
吃了几只猪？

央家办喜事，
吃了九斗米，
吃了九只猪。

吃了九斗米，
吃了九只猪。
不听歌声响，
央家母亲开言道，
她说了什么话？

央家母亲开言问：
“請問十六个公公，
客来这么多，
又这么热闹，
不听唱歌声，
还差些什么？”

央家母亲问。

十六公回答，
答話怎么說？

央家母亲問，
十六公答言：
“別人是吃飯，
我喝酒当飯。
斟酒來待客，
客就很高興，
就會盡情來歌唱。”

阿央的母亲，
听了十六公的話，
她又怎么样？
或不怎么样？

阿央家母亲，
她又开言道：
“公說的很好，
有酒來待客，
客就很高興，
請公送我一点酒！
試試客情緒，
看他們怎么样。”

十六公答話，
開口如何講？
說的是怎么样？
我唱我不知道。
十六公答話，

說的是这样，
“你說需要酒，
那我就送你。”

阿央家母亲得酒來，
她酌來待客，
或留下自己吃？

阿央家母亲，
去要得酒來，
她酌來待客。
賓客得酒吃，
心緒怎么样？
他們很高興，
或者不高興？

賓客得酒吃，
大家很高興，
滿屋子歡鬧。

回回不喝酒，
这回真喝酒，
哪个心太狠？
脑壳象鼎罐，
一喝就是三大碗。

只晓得敲鼓，
講不出道理，
跌倒在後門，
踩着根扁担，
扁担撬动酒，

一跳上天去，
害人真不小。

告养和告尤，
脑壳象鼎罐，
脚杆象柱头，
他喝三大碗，
只是会敲鼓，
讲不出道理。
跌落在后門，
他踩着扁担，
撬酒上天去，
大大害了人。

哪个放梯子？
长梯云端下，
酒登梯子去，
才找到上天的路。
烟霧想得到，
放下长梯来，
酒梯登子去，
才找到上天的路。

霧放长梯来，
梯子靠哪里？
唱到这里我不知道。

霧放长梯来，
靠株銀杏树，
靠得稳稳的，

酒登梯子上天去。

酒得上天路，
沿长梯直上，
他走什么地方去？

酒得上天路，
沿长梯直上，
到雷公家去。

酒去雷公家，
遙遙漫长路，
经过些什么？

酒去雷公家，
历千山万岭，
灰霧沿坡走，
滿目霧茫茫。
穿过浓霧的坡岭，
又到什么地方？
唱到这里我不知道。

穿过浓霧茫茫的坡岭，
就到黑云山。
过了黑云山，
就步入紅霞岭，
紅云层层美景多，
一言难說尽。

过了紅霞岭，

再上前一程，
又經過了什麼？

過了紅霞嶺，
就到天邊去，
天的邊角上。
過了天邊角，
又到什麼地方？
唱到这里我不知道？

過了天邊角，
就到天上水井邊，
夏日清泉涼，
一滴止口渴。

哪個勤謹人？
到井邊挑水，
他才遇酒在井邊。

是雷公家婢女，
是舂米的丫頭，
去挑水煮飯，
在井邊遇上酒。

那雷公的婢女，
那挑水的丫頭，
遇酒她会要？
或是不会要？

她遇酒不会要，
她不知酒是啥，

她只是瞪目鼓眼望。

雷公家的婢女，
遇酒不会要，
她挑水回去，
告诉了哪一個？

她挑水回去，
告诉了雷公，
那聰明的雷公。

听了婢女說，
他才來打算，
打算怎麼作？

雷公听了婢女話，
吩咐婢女說：
“那是芳香酒，
你去請它進屋來。

婢女到井邊，
接得酒回來，
或不得酒回來？

婢女到井邊，
接得酒回來，
雷公得了酒，
心中喜洋洋。

酒到雷公家，

雷公又来想，
想些啥办法？

雷公想办法，
造了些酒药，
酿造起酒来。

这回要造酒药，
天上什么早成熟？
地下什么早成熟？
才要它来造酒药。

天上早熟物，
是那央尤^①果，
拿来造酒药，
地下熟高粱，
收来把糟醅，
就酿出好酒来。

哪个勤谨人？
腰间悬篋籬，
右手拿把挖地锄，
左手拿个种子筒。
栽培央尤树，
才得造酒药。

是那务央尤，
腰间悬篋籬，
右手拿挖锄，
左手拿种筒。

栽培央尤树，
才拿来造酒药。

没有开荒地，
就不能种央尤，
还没有下种时，
谁斩除荆棘？
把荒地开起来。

那是天上人，
一把格里刀^②，
一把格里犁，
斩除了荆棘，
犁翻了荒地，
才种下央尤树。

一把格里犁，
从什么地方买来？
才得来把荒地犁。
雷公去赶场，
从天边买来，
才把荒地犁。

雷公用的开荒犁，
犁杠是什么树？
钢钡口逗上，
才可以犁地。

雷公砍下青杠木
裁成五、六节，

劈成五、六块，
就得了犁杠。

务央尤种树，
栽株央尤木，
她栽在何处？
央尤酒药树，
栽在石头岭，
石丛旁边的坭土里。
央尤树栽在石头岭，
当高它就高，
当长它就长，
或不高不长？

央尤树栽在石头岭，
当高它不高，
当长它不长；
叶子象火草，
贴地矮又矮。

央尤酒药树，
当高它没高，
当长它没长，
差欠在哪里？

差欠在这里，
缺少了粪草，
它才不能长，
根细茎又矮。

央尤树不长，
那个务央尤。
她又来设想，
打算怎么作？

央尤树不长，
务央尤思量，
设法把树移，
草粪来追肥，
树才长起来。
回回不移树，
这回要移树，
移往哪儿去？
央尤树才长大。

务央尤动计，
移植央尤树，
移到雷公家门前去，
叶子才有斗笠大。
洪水才淹不到它。

移植了央尤树，
哪个来施肥？
该大它才大，
该长它才长。

聪明的务央尤，
她播央尤种，
一天成了什么样？
两天变成什么样？

三天变成什么样？

央尤种下地，
一天种发胀，
两天种发胀，
三天种萌芽。

天天数不了，
計到月数来。
一月什么样？
两月什么样？
三月什么样？
一月芽出土，
两月分枝来，
三月长成树，
枝叶茂洋洋。

酒药树成长，
哪个起歪心？
压弯树梢顶，
踩弯树子脚，
树长不自然。

大风起歪心，
压弯树梢顶，
踩弯树子脚，
树长不自然。

哪个好心人？
撑住树梢头，

树尖才伸起来。

那是务央尤，
她是好心人，
她不但撑梢头，
还抬粪来壅树脚，
树才长起来。

一月一月过去了，
又上一年来，
一年长得怎么样？
两年长得怎么样？
三年长得怎么样？

一年成大树，
二年成大树，
三年枝叶茂，
长成了好样。

酒药树长来，
大有多少大？
高有多少高？

酒药树长来，
大有三抱大，
高有九丈高。

树枝有多少大？
叶子多少宽？

樹枝一抱大，
叶子大象芭蕉叶。

一枝伸向哪里去？
两枝伸向哪里去？
三枝伸向哪里去？

一枝伸入云，
两枝横坡去，
三枝垂下界。

一枝結了多少果？
两枝果子成几行？
多少叶复盖？

一枝結了九个果，
二枝結果分九行。
九片大叶盖起来。

果子結得大，
或者結不大？
它是怎么样？

果子結不大，
小也不很小。
看来很干癯，
其实不干癯。

哪个心腸坏？
纏住酒药树，

果子才結不大。

葡萄藤子心腸坏，
紧紧纏住酒药树，
果子才結不大。

哪个坏心腸？
扎营在树頂，
刺破果子皮，
果子害病长不大。

蝟蜂坏心腸，
扎营在树頂，
刺伤果子皮，
果子害病长不大。

哪个坏心腸？
在枝头上盖屋，
压住树枝头，
果子才結不大。

喜鵲坏心腸，
在枝头上盖屋，
压住树枝头，
果子才結不大。

哪个心腸好？
树脚下盖屋，
紧紧守树脚，
寸步不相离。

刚亚供④心好，
在树脚下盖屋，
紧紧守树脚，
寸步不相离。

央尤树长来，
枝枝结果实？
或有些枝不结？

央尤树长来，
枝枝结果实，
只有一枝闲，
没果子来。

别的枝结果，
这枝不结果，
春来不开花，
原因是什么？

这枝有蛀虫，
蛀坏树枝头，
春来不开花，
秋来才不见果。

还有一枝枯枝，
它还是开花，
果子又多，
它的酒气在哪里？

这枝生霉菌，

菌生枝头上，
发出酒的香气。

央尤树结果，
果子多少大？
叶子多少大？

央尤树结果，
果子有鼎罐大，
叶子宽象芭蕉叶。

什么时候稻谷黄？
什么时候果成熟？
才摘果做酒药。

八月稻谷黄，
十月果子才成熟，
摘下果子来，
舂米做酒药。

十月果子熟，
哪个人勤俭？
腰间悬箕籬。
才牵着衣兜，
用根竹竿打果子，
拾果进箕籬。

那是务央尤，
她的腰间悬箕籬，
用根竹竿打果子，

拾起放簍籬。

务央尤老太，
她去打央尤果，
一打就掉落？
或打不掉落？

务养尤老太，
用尽了气力，
打那果子不掉落。
央尤果成熟，
竹竿打不落，
要果造酒药，
怎样才得来？

九次霜来打，
九次雪来压，
养尤果掉落，
拾来造酒药。

掉了养尤果，
还有颠仆果，
风来摇摇动，
这是什么果？

你說是颠仆果，
风来摇摇动，
是那果树的叶子。

霜雪寒冻后，

还有残存果，
哪个来攀摘？
果子才掉完。

松鼠备冬粮，
爬树遍枝寻，
牠走过的枝头，
果壳都不留。

叶掉輕輕落，
着地无声息。
果是怎么落？
唱到这里我不明。

叶掉輕輕落，
着地无声息。
果掉乒乓响，
打成泥陷窝。

果落乒乓响，
打地成陷窝，
窝是多少深？
伸指头去比，
深度有几指？

伸指头去比，
三指只有余。
造了括地耙，
才把果子刨出来。

哪个人心亮，
牵起衣兜来，
拾果放兜里，
倾兜倒在箕籬。

那是务央尤，
她牵起衣兜，
拾果放兜里，
倾兜倒进箕籬。

拾果回家去，
那务央尤老太，
她又怎么办？

务央尤老太，
拾果回家去，
放进炕里炕，
炕成酒药来。
回回不炕酒药，
这回要炕酒药，
什么炕炕谷？
什么炕才炕酒药？

竹炕籬炕谷，
仙炕炕酒药，
才造出酒糍。
炕谷几晚上？
炕酒药要多少夜？
我唱到这里就不知道了。

炕谷三晚上，
酒药三夜晚，
三天都干不透。

酒药炕了三夜晚，
三天乾不透。
还要几夜晚？
几天才乾得透？

炕了三夜晚，
三天干不透，
要炕六夜晚，
六天才干得透。

炕好酒药来，
务央尤老人，
她又来商量，
打算做什么？

务央尤老人，
她来想办法：
动手舂酒药。

什么碓舂米，
什么碓舂药，
才造出酒糍。

梨树碓舂米，
格里碓舂药，
造出酒糍来。

哪个舂米粮？
哪个舂酒药？
麴面和米粮，
才酿出酒来。

婢女来舂米粮，
格里舂酒药。
麴面和米粮，
才酿出酒来。

用什么赠婢女？
婢女才舂米粮。
用什么赠格里？
格里才舂酒药。

用几碗热饭，
一围花布裙，
赠送给婢女，
婢女才舂米粮；
一把搨风扇，
赠送给格里。
格里才舂酒药。

格里舂酒药，
碓里要扫除，
哪个来扫碓？
把碓扫清洁，
才得舂酒药。

格里来扫碓，

把碓扫清洁，
才将舂酒药。

回回不舂酒药，
这回要舂酒药，
格里碓上舂，
哪个在碓边看？

回回不舂酒药，
这回要舂酒药。
格里碓上舂，
灯盏在碓边望。

这回舂酒药，
“穀月！穀月”响，
哪个在窗洞探头望？
如提真名道，
当作如何叫？

东升的太阳，
窗洞探头望。
太阳公进来，
来看舂酒药。

哪个正面舂？
哪个侧面跟？
动作全相同。

格里正面舂，
影子侧面跟，

、动作全相同。

格里春酒药，
春了几晚上；
几天成细面；
春了三晚上，
三天成细面。

酒药春成细面来，
精明的务央尤，
她又来商量，
动计做什么？

精明的务央尤，
她又来商量，
动计筛酒药。

什么筛子筛米粮？
什么筛子筛酒药？
粗细分开来。

竹筛筛米粮，
仙筛筛酒药，
粗细分开来。

平地起高坡，
雪花纷纷落，
阳光暖气溶不了，
这个是什么？

平地起高坡，
雪花纷纷落，
那是筛子洞下的酒药面，
它白象雪样，
暖气不能使它溶化。

酒药春完了，
还碓归原地，
送还哪地方？

酒药春完了，
还碓归原地，
送还山林去。

送碓还山林，
碓变成什么？
唱到这里我还不知道。

送碓还山林，
变成只猛虎，
藏身山野里，

筛子把面筛完了，
也送回天上去。
变成了什么？
唱到这里我还不知道。

筛子筛完面，
送回天宫去。
把它平平放，